

何冀平 創作講究“人心對人心”，越合拍越順暢

很多人羨慕編劇何冀平，她的作品無論是在電影上還是話劇上，扎扎實實，都立住了。30年前，她打造了北京人藝的經典話劇《天下第一樓》劇本，而後憑創作《新龍門客棧》、《黃飛鴻》、《新白娘子傳奇》、《楚留香》、《龍門飛甲》等影視作品享譽華語影視界。這些年，不少人都圍着她打探創作的秘笈，想知道為什麼她筆下的人物為何總是有血有肉，讓人印象深刻。“做編劇，靈感和個人經歷有很大的關係，初期生活給我的坎坷是我一生不會忘記的，我也感謝衆生給我的逆境，這個逆境其實是成就人的，我也沒有什麼秘笈，只知道認真付出，寫出好作品，做人和寫作從來都是一致的。”

到現在，越來越多的創作機會找到了何冀平，她幾乎馬不停蹄地東奔西跑，筆耕不輟，完成一次又一次創作，不過以後，她對選擇劇本有了更高的前提，“比如和許鞍華合作《明月幾時有》，她知道什麼是好，如果你認為這個好，她也覺得好，這就叫合拍，這種懂得、默契、合拍，是我現在選擇劇本的一個前提。”對創作，除了效率極高，她也有更深刻的看法，一直謹記這一行是一個大眾藝術，不是個人性格表達：“我希望我寫的戲好看，但這個好看不是靠故事和聲光電或是炫的噱頭，必須要有思想內涵和普世真理。”採訪中，她多次感嘆自己對編劇這個職業的熱愛，也感慨着，這些年自己經歷的“決勝時刻”何止一二，如同士兵，只能前進，不能后退。

創作常態

開足馬力從來不怕時間不夠

寫稿中的何冀平，就像個陀螺不停地轉。去年11月，她接到制作人張和平的電話，讓她接下創作《決勝時刻》的劇本。那時，何冀平還在香港，時間緊迫是這部電影製作的最大難題，但緊急任務這件事她早已習慣，這些年，每個找到她的本子大多倉促緊急。儘管她沒有寫過這類重大歷史題材的主旋律影片，另外劇本中涉及的人物大多逝世，無法面對面採訪收集資料，“我看大量的現實資料，盡可能去找一些經歷過當年的人採訪，好在這次創作資料特別多，全方位、各角度都有，比如博納影業馬上給我提供系統的史料，北京市委宣傳部也給了很多幫助，比如整個北京的圖書館對我開放，隨時都可以查閱。”這類能觸及的巨大資料庫給了她更多落筆的自信，“我堅持的一個原則是沒看過東西一定要看到，因為沒有時間，要一邊看一邊想，一邊出結構。”這種創作節奏，在何冀平這裡并不少見，20多年前，經典劇集《新白娘子傳奇》大受歡迎，制作人覺得應該要再多創作一些，當機立斷決定要立馬補上二三十集，“當時就開始補，每天真是奮筆疾書。那時真是快，一天寫一集，一集一萬多字，前邊劇還在放，後邊就寫一張，用傳真機傳到現場，真是開足了馬力。”

70年前，3月25日，毛澤東率領中共中央、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從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遷至北平，進駐香山，完成國共和談、指揮渡江戰役、制定經濟政策、籌備政協會議和開國大典等一系列重大事件。《決勝時刻》的劇本創作，如何有新意地展現這段人們耳熟能詳的歷史，何冀平決定新創、塑造幾個小人物，有保衛毛澤東的便衣警衛員，有延安新華廣播電臺的女播音員，還有個在毛澤東身邊的僅僅16歲的孩子，因為小，老是鬧着想回家。何冀平談到，自己在寫作過程中最注重的就是人物，如果人物抓不住的話她就覺得心里空空的，毛澤東作為全片的主角，以往對他的刻畫大多是宏觀層面，何冀平想着要從各個方面找角度來烘托、塑造出更生動的毛主席：“因為資料挺多，可寫的東西就蠻多，我設置的這人物多多少少和毛主席會有點直接或間接的關係，這樣可以展現更親民、更不一樣的毛主席，只要把握住了幾個人物，就好像一條大河里邊有幾個堅實的橋墩，只要在橋墩上架起橋來就是了。”

都說何冀平是寫人的高手，她却把這個評價看做是工作的基礎，“因為我們不管寫什麼，電視劇、電影、話劇，歸結起來都必須要寫人。若是寫不出人物，不就成了紀錄片？或是你寫出來的是臉譜化的，大家一看就知道的人物，那也稱不上具備編劇的本質和這個職業的技巧。所以你必須筆耕不輟，



哪怕是相同的題材，也要寫出不同的人物。”《決勝時刻》后期制作完成，導演黃建新第一個邀請何冀平去剪輯室觀看，經過那幾個小時，何冀平心里特別踏實，她自認為不是個感性的人，但還是流了不少眼淚，讓她感動的除了對影片本身的滿意度，還有團隊的力量。“這部電影確實拍得很好，在那么短的時限內，兩個導演、攝影、美術、道具、配樂各方面都配合得相當好，遇上這種團隊可以說是精彩呈現了我的劇本，我也知道這需要經過很多努力才能拍出來”，說到這里，她再次重復她的創作挑選標準——不挑題材，只看團隊。

《邪不壓正》 創作歷程

農村插隊經歷改變創作觀

何冀平生長在北京，從小跟着外婆長大的她性格十分內向，將興趣和精力都放在了家里幾千本名著和古典文學上。據她說，光是家里捐出來的書就達三千多本，她最愛看《紅樓夢》，曹雪芹寥寥幾筆便能繪出躍然紙上的人物形象，讓她嘆為觀止。

何冀平喜歡昆曲、喜歡契訶夫，也曾在特殊年代下鄉歷練。從那時起，她利用業餘時間，開始為農民們創作戲劇。回想那段經歷，插隊環境艱苦，吃了上頓不知道下頓還有沒有飯吃，可何冀平沒有掉過一滴淚，“到了農村，我突然感覺到，老農們不管我什麼出身，他們只是愛看我的戲。我的戲一上演，他們就在那里笑。”這些體驗完全改變了何冀平，讓她重新知道了自己的人生價值，她的創作也就在這樣一個環境中開始，生活的跌宕和深厚的文化底蘊讓她三十出頭就寫出了《天下第一樓》的劇本。1988年，這部話劇的首演令她名動北京城，中國戲劇大師曹禺曾經連續看過五遍。除了曹禺，導演徐克在香港也看了這部作品，由此還讓何冀平走進了商業電影圈。

那時，因為丈夫在中國香港工作的關係，何冀平也隨夫南下。雖然《天下第一樓》在內地好評如潮，可是到了一個文化、語言都陌生的環境里，何冀平的勁兒不知往哪兒使、她的筆不知往哪兒寫。她進入電影機構，正值創作精力旺盛，提供了五六個構想，但都不得回音，那時的她特別迷茫，不知道自己還能不能繼續干編劇。直到接到徐克的電話，“他說‘我是徐克，我想你能把一個飯館都寫得这么好，那你一定能把別的劇本寫好’。”

從此，何冀平走入了影視圈，編劇了電影《新龍門客棧》、《投名狀》、《龍門飛甲》、《明月幾時有》、《邪不壓正》；電視劇《西楚霸王》、《香港的故事》、《千秋家國夢》……何冀平的影響力也隨之飆升。

其後，何冀平又重回話劇舞臺，《德齡與慈禧》是她回歸話劇界的第一個劇本，引起了巨大的反響，還參加了北京奧運會的展演。

和她合作的都是鼎鼎有名的大導演，徐克、姜文、許鞍華，在這其中她最講求“人心對人心”，“我

看到一個人很快就能知道他（她）是一個怎樣的人，就像和許鞍華剛合作的時候，她說，你，我沒有看透。但很快，我相信她也看透了，感情的融合才促成了創作的融合；再比如很早我就認識姜文，但沒有合作過，他非常懇切地邀請我去做編劇，但這部戲也有我的初衷和私心，想通過姜文的才華和他的鏡頭，重現一個我想象中的北京。”

曾編寫過話劇《天下第一樓》《德齡與慈禧》，電影《新龍門客棧》《投名狀》《龍門飛甲》《明月幾時有》《邪不壓正》《決勝時刻》等，電視劇《新白娘子傳奇》《千秋家國夢》等經典作品。

獨家對話

新京報：都說創作過程是痛苦的，但你總能高产又出精品，怎麼做到的？

何冀平：其實和大多數編劇都一樣，每個劇本都會經歷很多艱辛，也會遇上瓶頸，甚至有過不去的地方，因為每一個故事都是不同的，具體很難去描述是如何渡過難關。創作我永遠沒有訣竅，就是按部就班、一步步去做。

新京報：很多人認為你天生就是一個金牌編劇，你有聽過這類評價嗎？

何冀平：哪有生下來就是金牌編劇的呀（大笑），但確實我是做了很多年，編劇的經驗還是有的。至于要找到所寫故事的核心靈魂，要去展示故事的主題、表達我的思想，可以說是各花入各眼，都是（每個編劇）各自的追求，同樣的一個題材，你換一個編劇，他也有他的辦法，也能給你寫出來另一個作品，但這個作品的呈現就跟每個作家的自我追求相關。我的追求就是希望有人物、有血肉、要好看。不管是多麼干巴巴的題材或者多麼嚴肅枯燥的題材，我必須要它好看。如果不好看，没人去買票，怎么拔高創作，說再多、說得再高深也沒用。

新京報：那從業這麼多年，你覺得自己遇到的比較大的挫折是哪次呢？

何冀平：哈哈，這個問題我跟你講，可能還真是他們說的那句，是上天讓我來寫劇本的，截至目前我還真沒有遇到過很大的挫折（笑）。

新京報：跟你合作過的導演都很有名，也很有個性，編劇和導演之間的化學反應是需要時間磨合的嗎？

何冀平：他們各有各的特點，我最欣賞的也是他們各自的特點，這些導演非常有才華，每個人的拍攝方式、行事風格都不同，但他們總可以把我的劇本拍得讓人眼前一亮。比如《決勝時刻》，我從未看過黃建新發愁，一堆人在片場像在戰場一樣，都要累死了。但他就是鐵打的，一會兒坐到監視器前，坐兩分鐘就跳起來了，又跑到“前線”去說該怎么做，一會兒又回來，坐不到幾分鐘又跳着走了，盯這兒盯那兒，那種活力和激情特別讓我佩服，也讓我懷念。我特別喜歡這個團隊，如果沒有他們，只有我這一個劇本，就算我有再大的本事，就算我是孫悟空也做不出來。

新京報：像姜文這樣特別有個性的導演，和他合作感受如何？

何冀平：《邪不壓正》我們合作非常愉快，一個是他很尊重我，再一個，我認為他的很多想法確實是有獨到之處。我們談了很久，這是從小說改編的電影，有它基本的故事走向，我們就是在故事走向和人物塑造中做改編，他會說自己的想法。比如《邪不壓正》最終一稿，他就直接告訴我就只要你寫的，因為我完全知道他在想什麼、他想要什麼，把他想要的東西寫在劇本上，不是簡單地羅列，而是根據情節進行融合，在他設想上加工，一切都特別水到渠成。

新京報：一個戲的題材似乎局限不了你，那現在你挑選的創作標準是什麼？

何冀平：人心照人心，我始終看重的是團隊和合作的對象，要的就是合拍和互相理解，如果你弄一個合不來，他不認同你，你不認同他，大家沒有必要也沒有時間去鬧別扭，也沒工夫去鬧別扭，所以要看合拍。另外在前期必須盡量溝通，如果互相可以接受，合作起來就會很順暢。

（來源：新京報）